漢時諸侯地大勢橫分封無制耳故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甚爲長策惜不能用

新刻陳太史經濟言輯要卷之七

國勢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

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亾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

處分異悉

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薰地制壹定宗室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

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亾聊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巳病非徒瘇也又苦踆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亾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踆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賈誼治安策刪

天下之勢有强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强矣强甚而不巳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巳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威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 蘇洵審勢節錄

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奸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請陛下速修

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范仲淹請修建東京狀刪

既曰弊在賂秦又曰不賂者以賂者喪此意爲一篇之綱是深識六國弊源處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益失强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亾與戰敗而亾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彌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然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亾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

當日事勢的是如此

三國指楚韓魏

良策

末一轉有無窮感慨益指當時

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
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亾誠非得已
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
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亾之理當與相較或未易量嗚
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
之賢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
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刼日削月割以
趨于亾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刼哉夫六國與秦
皆諸侯也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
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亾之故事是又

賂契丹事

篇中雖內外並舉而意常歸宿在外重一邊

在六國下矣 蘇洵六國論

天下之變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
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强臣天
下之事皆制于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
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
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
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
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于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此一段專欲重外以收秦漢以來偏重之弊則當如隋唐分地于節度意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謂知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

實諷宋

割折精確利害曉然

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

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討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强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討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于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于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于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强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歛不復敢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蘇轍唐論刪

巡幸以振威靈亦以

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

固人心使知所宗也人心猶未恰宋此舉尤爲要着

方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偫糧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于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李綱中興十議刪

漢與匈奴和親甚爲失策 亶音但

邊防 內附邊備二條

天下之勢方苦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亾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今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

激發處

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亾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賈誼

治安策刪

臣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鼂錯募民實塞下書刪

還音旋

嗚呼後世之不踵前功而廢遠大之業者何可勝數思之浩嘆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

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强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单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謂諸屬降國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皆非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

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制百蠻之長策也

侯應罷邊備議

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

晉世五胡之亂實肇于此江君眞有防微之識

罷音疲

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 汪統徙戎論刪

氐音支

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況于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即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惟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

只是不貴奇貨遠物

而兵端息矣

服非其所產不鄉豈惟贄幣不通哉至于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佳味也獲其聲不列于庭廟受其貢不過格矢獸皮不爲贄幣不爲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爽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六齊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斃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兢逐

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蟲豺方平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

貺武論邊防刪

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之爲障也朝廷置靈武于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于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

今之不能勝虜亦坐此

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楞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若稍徙沿邊之民不能戰守者于空閒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

今虜

正宜以此法從事

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期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

蘇軾御試策刪

臣觀金虜有必亾之勢三夫好戰必亾失其故俗必亾人心不服必亾而金虜皆與有焉臣請爲陛下歷陳之始皇并吞六國可以止矣恣心快意復征南越魯不知驪山之役未成而二世子嬰已被害而就擒矣此以好戰而亾也隋文帝遠平江東可以止矣煬帝嗣位親駕征遼魯不知錦帆未過隋渠而大盜已據其都矣此亦好戰而亾也蠢爾金虜亦何足以秦

隋比顧論好戰必亾因以及之夫蕞然疥癬臣事高麗奴事勃丹中國視之如居霄漢而觀螻蟻曾何足以汙齒牙乃不自循分陸梁咆哮自靖國興兵越于今三十餘載矣適國家當此否運乃敢欺天叛人犯我王畧侵我中國奪我兩河又擣我都城又要我二聖又入我淮右踐我江浙嗚呼悲夫積骨如山矣流血如河矣夷城如墟矣皇天昭昭滅亾無日此臣所以言好戰必亾也西晉之亂匈奴鮮卑紛紜于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資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覆亾相繼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夷狄之心固安于無法也而束縛于中國之法中國之心固安于法度也而苦于爲夷狄之行君臣相戾上下不安雖建都邑立城社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寓于其間其能久乎秦爾金虜亦何足以元海符堅比顧論失其故俗因以及之夫其不安窟穴既滅勃丹復陵中國意將誦詩讀書佩玉鳴鸞倣我中國之制沐猴帶冠爰居聞樂想其憂愁無聊如被五木而居九地終身不快卒于死而已矣此臣所以言失其故俗必亾也始皇賊韓張良奮椎擊其車朱泚僭號

段秀實提笏擊其額天下之人其視金虜誰不欲寢處其皮而食其肉顧其路無由耳今虜我中國士庶入于窟穴固亦有豪傑慷慨之士欲圖之久矣而又罵辱及于公卿鞭朴行于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有囚徒之辱耻將見有憤懣鬱結而思變者矣此臣所以言人心不服必亾也區區一劉豫欲收中國之心嗚呼愚哉中國之心豈易收乎彼劉豫者何爲者耶素無勲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于君親而委身于夷狄爾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然金虜雖有必亾之勢而我有必興之理不可不講也臣觀

來朝事金至矣只是少越王臥薪嘗胆之志所以終屈于金

勘破醜虜情事

古人所以謀人之國必有一定之計越王之取吳是騎之而已秦之取六國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離間其君臣而已今越之計秦之計高祖之計宜次第而用之當先用越王之法騎之使其侈心肆意無復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强篡奪之禍起矣張九成狀元策對刪

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眞方興之時一且與吾爲隣亦必祖述女眞已行之故智葢女眞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猶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

爲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眞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
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荅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
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
情必出于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曩者虜在漢
幽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
遷延其詞俟復漢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廼使大宋
臣子拜犬羊于祖宗殿庭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
遣是矣然不以還漢爲詞而諉曰潛之渠乾涸使殘
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
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
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却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爲
盜賊戮之焚之召隣國之侮開邊鄙之隙結遺黎之
怨逆上帝之心就甚于此其誤國三也積此三誤而
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虜
未遽亾猶可倚爲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
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亾無愚智
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
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
及符堅既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并諸胡遂
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群盜又

宋勢不振全爲此董悞事

往往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懸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或又以爲安邊置所儲偫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于國勢盛强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于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于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事是也倘不思自强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貞德秀上殿劄子刪

附邊儲 計二條

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于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石達于邊軍遠或費錢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皺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于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陸贄備邊疏刪

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

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既而有司不克將順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欲勸農而農不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幸逢有年則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臣故曰歛薔乖宜此之謂也陸贄備邊疏刪

經濟言輯要卷之七終